

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与伪满洲国覆灭

1 日本侵略计划破产

日本帝国主义估计只要加派重兵和增强军备（加派了四个师团，搞了二十五亿日元以上的军费追加预算），给中国一个大打击，问题就能很快解决了。所以，日本陆军大臣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初，就曾对天皇说，两个月保证能结束战事。这帮好战分子，打着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想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作为他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那想到引火自焚，却遭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一天一天地陷入持久战争的泥潭，根本拔不出脚来。日本一百个师团的主要兵力，就有六十个被拖陷在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寻找新的战争出路，以便从中国战场上拔出脚来，进一步摆脱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困境和出于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资源（特别是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急切需求，“南进论”的呼声在日本统帅部——大本营内外显得越来越高。这同当年“九·一八”事变前，满蒙狂煽动“到满洲去”的呼声一样，都是侵略行动的舆论先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突然向苏联发动进攻，以闪电战术向斯大林格勒与莫斯科逼进。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日本面前：是南进，把触角伸往太平洋，另辟新的侵略门径，还是北上，配合德国，攻打毗邻的苏联？狡猾的日本军国主义根据其预定的侵略计划做出了抉择，他们口称维护轴心国的根本利益，暗中却决定“采取自主的对策”，“暂时不拟参战”，如德苏战争进展顺利时，可趁机捞上一把，届时“就将

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以确保北方形势之稳定”^①。他们决心孤注一掷——向南挺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袭夏威夷的珍珠港，开始了以美英为敌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开初，战事进展顺利，形势发展对日本有利，军国主义分子欣喜若狂。但从一九四二年夏天开始，整个亚洲和欧洲的战局发展都对日本不利。一九四三年二月，三十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遭到惨败，欧洲的战事从此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希特勒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因盟军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于西西里岛登陆而摇摇欲坠，最后被推翻，成立了巴多利奥新政权，九月，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人民绞死。自此，日本失去了一个战争伙伴。日本自身在太平洋的战事更是每况愈下。一九四二年六月，强攻中途岛的日本海军机械化部队被击溃，美国开始掌握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一九四三年二月，日本已占领的瓜达耳纳耳岛被美国复又夺回。日本自此逐步败北。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岛被占，美国以该岛为基地，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东京市区东部成了一片被烧光的废墟，全国的其它大小城市每夜都无例外地受到轰炸，变为焦土，冲绳战事也日益告急。在这之先，一九四四年五月，柏林被苏、英、法、美四国军队包围，希特勒自杀，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德、意、日结成的轴心国反动同盟彻底垮了台。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军所占领的主要是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及城郊的部分农村。而八路军、新四军所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却是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镇，它们象汪洋大海一样紧紧包围着日军盘踞的孤立据点。就是这些据点，也象待燃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发反日烈焰的可能。敌伪自我吹嘘所谓“清乡”搞得好的常

^① 茹可夫等执笔：《日本现代史纲》，中译本第183页注。

熟、无锡、江阴一带农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芜湖有十万饥民进行暴动，自此，抢米风潮席卷敌占区，青岛、太原、天津、北京等大城市屡屡发生抢米事件。华北各省接近抗日根据地的敌占区人民，暗中组织地下军，为八路军侦察敌情，积极配合作战。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经过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以后，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局部反攻。

山东根据地在一九四四年内共歼灭敌伪军三万六千人，争取一万多伪军反正，收复县城八座，收复国土十一万八千平方多公里，解放人口七百四十多万。

晋冀鲁豫根据地在这一年中攻下据点碉堡一千多个，收复县城八座，收复国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多万。

晋绥根据地收复国土九万七千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三十万。晋察冀根据地攻克敌人据点一千五百多个，一度攻入的县城有二十四座，曾两度攻占石家庄、保定等城。

华中地区由于局部反攻，根据地因而扩大，长江沿海的新生港、张黄港、石港和连云港南面的陈家港统归新四军所辖，这就阻塞了敌人水上的通路。接着，新四军又攻入阜宁，使苏北、苏中两区连成一片。而苏南一带又攻下长兴、溧阳、溧水，使分散的游击区变成了大块根据地。

与此同时，华南根据地也扩大了，东江区包括东起惠阳，西至三水、新会，北达增城，南迄大海的这样一个范围，威胁广州和香港。^①

总之，在局部反攻斗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

^① 详见何干之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268页。

等抗日武装力量，仅一九四四年一年同敌伪作战二万多次，毙伤敌伪军队二十六万多人，俘敌伪六万多人，争取伪军三万人反正，收复县城十六个，攻克据点五千多处，收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二百多万人。这就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有力的基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好战的东条内阁被迫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下了台，换上了小矶内阁，它对解决战争问题束手无策，也只好下台。新组成的所谓铃木和平内阁，同样无所作为。面临日益加深的战争危机，上层统治集团为基本国策问题争吵不休，主要分为两派：以大本营为首的死硬军国主义分子，还要作垂死挣扎，特别是陆军中的实力派，仗恃国内尚保存有一定战斗力的二百六十万陆军部队，仍坚决主张“彻底抵抗”、“本土决战”，甚至提出了“一亿人玉碎”（日本本土七千万外加朝鲜三千万）等冒险性自杀口号。他们分析美、英、苏从本土登陆的地点首先是九州，其次是关东平原。为此，当即确定以九州为重点，推进战备。为显示国家总体战态势，又颁布了国民义勇队战斗队令。下令自国营铁路始，各种交通机关、军需生产部门及其它各行各业组织均要有义勇战斗队，在战时情况下，保证交通和生产，从而确立了敌人若是在本土登陆，军民一致，专心致志保卫本土的所谓战时组织体制。另一派是自称维护天皇制国体的“瓦全”主和派。在政府与重臣中有一部分人，早已对战局的前途绝望，主张早日结束战争。早在一九四四年二月，近卫文麿等人曾秘密向天皇上了意见书。他们认为，战争必将失败，随着战败的到来，日本有发生共产革命的危险，这样天皇制国体将不能保存，这比打败仗还要可怕。为此，应该尽早结束战争，向美、英投降。德国投降后，近卫等重臣与海军

的主和活动就更加积极了。天皇也和内府大臣木户幸一谈到，军部要以“本土决战”来扭转战机，这“从历来的能力和经验来看，是不能遽然相信的”。^①天皇认为“讲和是极为紧急的重要任务。”^②木户内府秉承天皇裕仁的旨意，提议向当时还保持中立关系的苏联发送天皇的亲笔书信，请求苏联为日美间的和平居中调停。他于六月十三日开始，分别征得了总理铃木、外相东乡、海相米内等人的同意，六月十八日同主战的陆相阿南协商，阿南迫于形势，又感到天皇圣意不可忤逆，表示自己在原则上没有异议，但时机可以考虑，应在本土决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之后再议和。六月二十二日下午，裕仁主持召开御前会议，有铃木总理、东乡外相、阿南陆相、米内海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军令总长所谓六巨头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会上裕仁当众公开表示应当考虑停战问题。会议经过研究确定，秘密地请苏联出来调停，准备派近卫文麿为特使从中斡旋此事，但遭到苏联拒绝。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最上层极度秘密进行的，广大人民仍被蒙骗着，统治者照旧封锁战争消息，掩盖事实真相，声嘶力竭地叫喊什么“辉煌的战果”、“必胜的信念”，并仍让民众“负起后方的责任”，为“贯彻圣战”而努力。

这一切反映在当时的日本外交活动与军事指挥上，也十分矛盾与混乱。不过，日本军事当局对于他们长期侵占与多年经营的朝鲜与中国东北，并不想轻易放弃掉。

2 关东军最后挣扎与苏联对日宣战

一向被称为日本皇军精华的“光荣无敌”的关东军，更不肯

^① 详见井上清：《日本历史》中译本第912—913页。

^② 同上。

轻易放下武器，还想为“帝国陆军”演出最后“争光的一幕”。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和七月十六日，日本陆军军部下达了两次动员令，在伪满洲国全境，特别是边境一带，进行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这是对当时德国希特勒进攻苏联遥相呼应的一次配合行动，也是积极集结兵力，加强关东军部署的烟幕。关东军借特别大演习之机，又加强了他们在东满、北满一带的防御阵地、兵营建设和各种军事设施。东起吉林省图门至黑龙江省东宁、绥芬河、牡丹江、密山、虎林、饶河、同江、富锦，北起佛山、乌云至逊克、孙吴、瑷珲、呼玛、欧浦，西至内蒙古、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等地环绕国境密布了种种军事设施。其中黑龙江省黑河地区是重点，关东军在该地修建大型兵工厂两座，大、中、小型弹药库共五百余处，沿黑龙江边修山洞一千二百五十多个，兵营有五十余处，仅孙吴就有二十五处，瑷珲县设飞机场十处，孙吴也有三处。关东军修筑这些军事设施还分地上、地下两种，地上如兵营、仓库、飞机场、碉堡等公开或半公开的一些设施，地下的如山洞、地道、秘密兵营、掩蔽仓库等。黑龙江省绥芬河南岭高处的堡垒上面用铁轨交叉构筑三层，四面设炮位，中间有左右回旋的地道，侧旁有地下室，有电气、通风、暖气等设施。从这些设施看，反映了日本对苏作战的基本方针：一旦开战，立即从满洲东面发动攻势，毁灭苏联沿海空军基地。由于整个战局的发展，日苏一战不可避免地被排在战争行动表上，军部明确要求关东军做好作战准备，积极筹集武器、弹药、被服等。一九四一年七月初，梅津关东军司令官和笠原参谋长命令武部六藏总务长官负责筹划，他们说：“关东军要攻击苏联，满洲国要做好准备”。^①同时，由小尾第四课长提出要准备的战时紧急物

^①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藏档。

资的单子，向总务厅次长松木侠和规划处长青木实要三百万吨煤，四十万吨炭，十万吨石油，二百五十万吨粮谷，数万吨干蔬菜，还有药品、棉织品等，价值总计达伪满币五亿以上。伪满总务厅立即部署，通过各级机构向人民搜刮、榨取。借“关特演”之机，关东军的兵力也急剧膨胀起来，除增加三个师团外，各师团的编制也扩大了，共拥有十四个师团和七十一一个飞行中队，总兵力差不多增加近一倍，由四十万兵力一举扩大到七十万。拥有十四万多匹战马，飞机也增至六百架，达到了关东军所说的最强盛的“黄金时代”。从这以后（即一九四二年），关东军司令部也升格为总司令部，下属三个方面军。在边境线上专门配备了最精锐的师团。以东宁一地为例，调集了三个步兵联队〔其中包括反坦克炮〕，四个炮兵联队，两个工兵联队，一个坦克联队，一个搜索联队，总计达七万人，相当于一个军。平时驻守全满洲（东北）境内的常备兵力有十二个师团，又从中国内地，日本国内新调入一些兵力，并在中国内地备有机动兵力，真是势力鼎盛，一时被称为大关东军。^①但是从一九四三年以来，自诩光荣无敌的关东军开始衰败了。因为日本在南方的战线拉得过长，战况又十分紧急，兵力不敷支用，驻守满洲的关东军，一批又一批被派往太平洋战场，齐齐哈尔第二方面军司令部、间岛（延吉）第二军司令部、四平装甲兵司令部等，纷纷从海路调走，连关东军总司令部也不知去向何方。特别是四平装甲兵，是鉴于诺蒙坎事件的教训特设的一支高度机械化常备兵团，也带着全部精良装备开走了。就这样，从一九四三年一月至一九四五年一年的两年时间中，将关东军的十三个师团调往南方。使关东军很快成了空架子，从大关东军的顶峰上跌落下来。

^① 榎本捨三著：《关东军总司令部》，日本经济往来社1971年版。

鉴于这种情况，日本大本营抛弃了本来既定的毁灭苏联沿海空军基地的基本作战方针，决心采取全面持久作战的设想，就是除在满洲国境一带重要地域消灭苏军的同时，还要利用东北广阔的地势，持久地狙击苏军，主要目标是确保中国东北的东南部和北朝鲜这一带。根据这一精神，关东军总司令部于一九四三年修订了作战计划方案。主要之点是：（一）对来犯的敌人，从北朝鲜东部山脉至大小兴安岭一带予以打击，以四洮铁路为线，在线以外地区狙击敌人，使其缓进；（二）利用满鲜土地辽阔之地形特点，截击敌人，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三）在大连至新京铁路地区对进犯的敌人给予切断，进行猛烈反击；（四）在上述各地，要集中主力，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抵抗，并负责指导全面战争。^①这一作战方案已充分表明，日本不能在中国东北对苏联全面搞大兵团作战，他们强调的所谓游击战，也只能给苏联拉长的补给线以种种打击，此外，再也别无他法了。

当时日本的国力、军力全数投入太平洋战争，因此，关东军的防务也要围绕太平洋战争进行。这时对苏战事暂取守势，但仍在做准备。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大本营给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命令：（一）为完成大东亚圣战之任务，确保大日本帝国之国防圈，必须破坏敌人之战斗意志，下半年以后，要摧毁美军主力进攻，对苏要极力防止战争发生；（二）关东军总司令官负责满州与关东州的防卫，同时要支援太平洋战争，根据北方形势的变化，做必要的对苏作战的准备，要依据“帝国陆军对苏作战要领”行事；（三）关东军总司令官根据需要，可以指挥朝鲜军司令官。^②

一九四五年初，眼看德苏战事进展对日本不利，大本营也获悉苏联开始在边境增兵的消息。而日本由于作战方针的改变，在

^① 参见榎本捨三著：《关东军总司令部》，日本经济往来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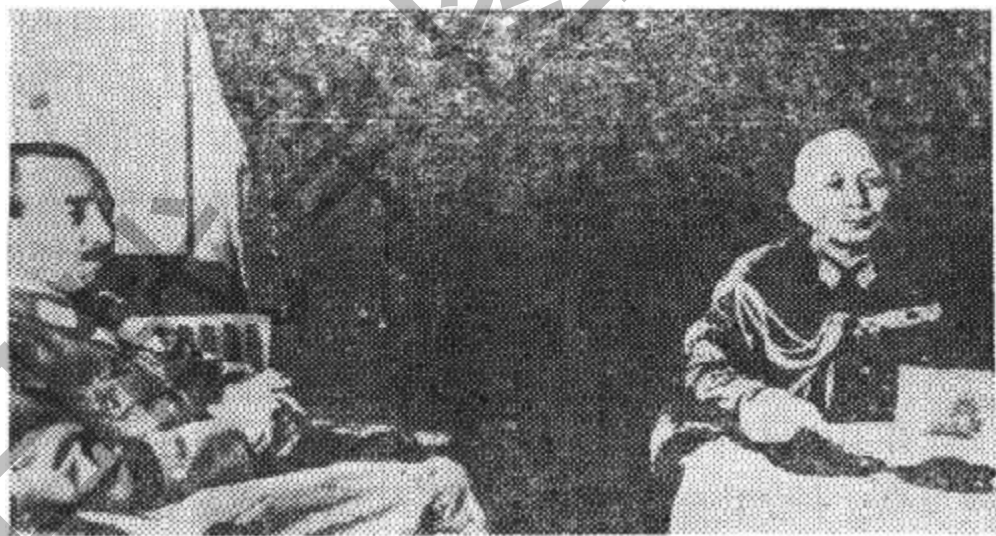
^② 同上。

我国东北大部分地区几乎还处于无准备状态。如在满洲全境和北朝鲜一带还没有搞好兵力资材的配置，国境线一带的战备施工才将开始。为了解决在当时仍开放着的无防备的西面和二线作战地区，加强在我国东北的军事力量，大本营重新部署了一番兵力，有的因二线需要，断然调往后方。如将掖河的驻军迁往间岛，东安的第五军迁往掖河。牡丹江第一方面军待战争一旦开始，即迁往敦化。设在奉天的关东防卫军司令部迁往郑家屯，并使其具有野战军性质，变成第四十四军司令部，目的是为了加强所谓正面防卫。齐齐哈尔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迁到奉天，负责在中南满地区作战。边境的孙吴第四军司令部被移往齐齐哈尔原第三方面军驻地，担任北部和西北部的防卫。同时还从中国南方将第六十三、第一百一十七、第五十九、第三十九等四个兵团调来东北。又从中国华中地区抽出第三十四军司令部，配备到北朝鲜，加强该地区的防卫。并新编了一个第三十军司令部，派往南满，以适应南部防卫之需要。进而为解决兵员不足，在我国东北全境以及日本国内又做了彻底动员，大量征兵，甚至把庙里的和尚拉来受训，连残废人也凑上数。还通过撤销残余的国境守备队，重新动员在乡军人等，拼凑组建了八个师团，七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独立坦克旅团，五个炮兵联队，另外还计划再动员组织一个师团。这样，截至一九四五年七月末，关东军主要兵力有二十四个师团、九个混成旅团、两个坦克旅团（约有一百六十辆坦克）、一个机动旅团，人数达七十五万左右。但编制、装备、素质和训练都比较差，就连被认为资格最老的关东军第一百零七团，也不过是一九四四年五月才成立的。大本营陆军部的评价是，当时关东军的战斗力仅及精锐师的三分之一，因此，号称二十四个师团，“实际上只抵八个半师团，已变成用竹枪武装的‘纸老虎’部队了”。^①关东军

^① 日本岛田俊彦：《关东军》，第183～191页。

在“终战时已是凄惨的稻草人兵团”^①。为了准备本土决战，日本又将关东军贮备的军用物资大约三分之一调回国内。

希特勒遭到惨败后，日本大本营马上意识到日苏之战已迫在眉睫，所以，在德国投降不到二十天，即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大本营又发布命令让关东军全面进入战备状态，并发出《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命令根据这一要领，准备对苏作战。具体要求“关东军要确保京图线以南，连京线以东的重要地区，以期进行持久战，有利于大东亚战争的完成”。^②也就是说，要关东军坚守住以长春为顶点，以图门、大连为底线的三角形地带。这一部署可视为当时指挥战争的枢纽大本营从有利于本土决战出发所构成的军事行动设想，它明确了以日本本土为主要战场、以满洲和朝鲜为辅助战场的主从战略配合关系。为此，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奉天皇裕仁之命，六月四日专程来大连，在大连郊外星个



大连秘密会议上的梅津美治郎（右）与山田乙三（左）

① 榎本捨三：《无敌的关东军的光荣和挫折》，《读卖周刊》，1971年，《河，满洲》特辑。

② 岛田俊彦：《关东军》。

浦^①满铁总裁官邸，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和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式传达了对苏作战计划要领。梅津对关东军的任务进行解释说，在这一部署中，把满洲与朝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满洲是第一道防线，坚守这条线并不拘泥于国境线，那怕是把当时全满洲的四分之三的地方都放弃了也行，主要是固守以通化为中心的东边道地区。对中国派遣军，令他们除调动一个军部、四个师团以及其它部队到满洲外，要尽速地从湖南、广西等地区撤出，将兵力调运到华中、华北方面，加强这一地区的战略态势，抑止八路军的攻势。关东军得到大本营下达的坚守第一道防线的如此重大任务后，马上立即行动起来。十四日，关东军举行兵团长会议，命令所属各军制订计划，切实进行作战准备。为加强东边道防线，又改编与加强了关东军的工兵部队，专门组织了一个建设团，在通化一带开始搞防御性大工程和已有军事设施的修建工作，包括最后抵抗阵地的复廓工事，以及交通通讯网和作战资材的纵深配置工作。从六月末开始，还动员了三万伪满国军以及所谓的勤劳奉公队，强抓一批东北老百姓，拼命地为他们赶修军事工程。但因为命令来得紧迫、突然，资材不够，人员又消极怠工，因此到了七月末工事也没有什么进展，大部分还停在纸面计划上。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英、中在开罗举行会议。三国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对日本继续进行大规模进攻，剥夺日本从一九四一年以来占领的太平洋上的一切岛屿，日本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台湾等一切地方均归还中国，使朝鲜独立。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在雅尔塔举行会议，确立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战略和策略。苏联为了消灭东方这个战争策源

① 今星海公园一带。

地，减少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和牺牲，斯大林同志决定，在打败德国后三个月，马不停蹄、兵不卸甲地转入对日作战。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已完全渡过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进入了全面反攻。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前，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自卫军一千万人。^①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冀热辽、山东、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北、淮南、皖中、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海南等十九个解放区，解放区总面积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人。这些解放区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控制着铁路交通线，日伪军完全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处于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处于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前夕，为了夺取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事业的最后胜利，大会规定了党的总政治任务，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②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打击下，已经濒于崩溃的前夕。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在东京首相官邸开场的所谓“大陆首脑会议”上，弥漫着一片战败的气氛。伪满洲国总务厅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人和朝鲜以及伪中华民国汪精卫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的惨败，会议一反过去夸耀帝国军威的常态，在报告战况时，日本海军大臣不得不哀叹，“精锐无比”的日本海军舰艇，已经大部分被击沉，如今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光荣无敌”的日本陆军身上了。而陆

①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1页。

军大臣在与会者众目所瞩之下，讲给大家的却全是在中国大陆上被打得焦头烂额、处于不能自拔境地的坏消息。军需大臣关于战备物质动员计划的报告，更是令人泄气，原定筹集二百万吨钢，完不成任务，只好缩减计划，变成一百多万吨，就是这个数字也难保证。日本国内当时又发生严重粮荒，配给的全是带糠的米。从中国东北好不容易搜刮点粮食，海运又十分困难。总之，无论从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看，侵略战争的败局是根本无法挽救的。连当时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他掩饰不住自己的绝望心情，公开宣布，这是“最后一次的大陆首脑会议了”，希望各自好自为之，“以期万全”。^①伪满总务厅长古海忠之感到这个会“好象给死人守夜的一次会”。^②但日本帝国主义者仍欲垂死挣扎，铃木又做了一次最后的部署，并要求大陆各位“安于职守”。^③

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国、英国、中国三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二十六日发表了对日宣言，即《波茨坦宣言》，提出了同盟国军对日实行和平、停止战争的七项条件，劝告日本迅速投降，否则将要遭到毁灭。《波茨坦宣言》还提出永远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权力，惩办战争罪犯，扶持日本民主化。同时，在领土问题上对日本也提出了要求，要日本恪守《开罗宣言》规定的有关领土问题上对日本的条款。《波茨坦宣言》的发表，对日暮途穷的日本帝国主义又是一大打击。在日本政府和军队内部围绕着是接受还是反对这一宣言，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可是，政府对外却掩盖真相，不论对人民宣传还是在国际外交上，公开表明对《波茨坦宣言》要“置之不理”，继续将战争进行到最后。八

① 详见古海忠之等人所编的《日本侵华史》。

② 同上。

③ 同上。

月，按美、苏在开罗会议上的约定，苏联参战的日期愈发临近了，此时，日本尚被蒙在鼓里。美国为了给日本一个决定性打击，也为了向苏联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把刚刚制造的一枚原子弹于八月六日投到广岛，一瞬间，二十多万人因毫无准备而遭到杀伤。接着苏联在八月九日拂晓宣布对日作战，这天，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这一连串的打击，使那些坚决主张即使日本本土失陷，也要在满洲把战争打到底的顽固主战派，也动摇起来了。

八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①，明确提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同盟国作战”。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号召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组织和动员群众，破坏敌人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号召放手发动沦陷区人民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八月十日，朱德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进军命令，我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公告，限令其附近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敌伪军投降缴械，并准备接收任何敌伪所占据之城镇和交通要道。

3 关东军溃败与伪满洲国垮台

日本军部大本营虽早有对苏作战的准备，但对日苏战争爆发的时间，却做了较迟的判断。他们经过分析认为，苏联只有在边境集结到拥有四十个步兵师时，才能构成对关东军的威慑力量，

^① 详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

这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末才能完成。到九月末集中到五十个师团的兵力时，才能宣布对日作战。为此，日本军事当局作出判断说：“苏军对日战争的部署可于八月末大体就绪。从军事上看，初秋时节发动对日战争的可能性最大。”^①大本营还特派俄国课长白木大佐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前来满洲新京关东军总司令部通知说，八月危险。关东军虽接受了大本营的分析，把八、九、十月看成最危险的时期，但因作战方针的改变，一切都需重新部署。当时兵力、物力又严重不足；关东军还存在侥幸心理，按照他们估计的错误时间表，幻想能把危险的八、九、十月渡过去。冬天苏军不能打仗，捱到四六年春天再打，局面会对日本有利。关东军总司令部负责作战事务的草地大佐就公开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苏联马上来打，我们真难以应付。倘若再过一段时间，在编制、装备、训练上或可有所改进，但愿苏军在今冬以前不来打。^②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末，关东军保有的弹药数仅供十三个半师团一次战斗用的，汽油只够一万五千辆车半个月的用量。^③基于这种形势，关东军对苏采取小心防范的态度。本来总司令部曾派飞机去边境侦察，怕刺激苏联，后来也停止了。因此，关东军始终没有发现苏联新组编的外贝加尔湖第三远东方面军，更没有抵御它的准备。

这一切导致八月九日当苏联正式对日宣战时，关东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开战的消息，总司令部不是事先从军部情报课获得的，而是事后从满洲通讯社的无线电讯中知道的。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在这之先几天，应关东局总长三浦之邀，去大连观赏歌舞伎演出，不在长春，只好特派侦察机专程去接。总参谋长

① 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中译本，第172页。

② 榎本捨三：《关东军总司令部》，日本经济往来社版。

③ 森松俊夫：《惨！中国大陆战场的溃败》，日本《军事》杂志1977年8月号。

秦彦三郎接到开战消息的紧急电话后，立即赶到总司令部，匆忙召集参谋幕僚们共商对策。大家虽都感到应该到来的一天，终于到了，但总的感觉是来得太早了，来得太快了。秦彦三郎与伪满总务厅长武部六藏协商，共同找张景惠，一块拜望皇帝溥仪履行例行公事。因苏联飞机轰炸投弹，当他们来到宫内府时，只见傀儡皇帝正躲在防空壕中发抖。经溥仪形式上点头批准执行所谓《满洲国防卫法》作为应付的对策。拂晓三时，总司令部才发布命令，一面抗击苏军进攻，一面准备全面开战。同时请示大本营是否宣布对苏开战，大本营迟迟不予明确答复。这时，前线官兵在苏联红军的巨大攻势下，象雪崩似的溃退下来。中午，总司令官山田才坐飞机从大连赶回来，和秦彦三郎参谋长研究对苏作战问题和对伪满洲国的措施，命令关东军逐步向已建的阵地（大部分都没有竣工）移动。关东军总司令部为躲避苏军空中轰炸，在拂晓时转移到南岭的战斗司令所去了。这个司令所位于建国大学以南的一个洞穴里，由于那些天连日连夜下大雨，壕里积满了水，电灯线断了，灯也不亮，根本没法工作，只好又搬回来，硬着头皮挺在市内。

在关东军的监视下，八月九日当天，伪满洲国军政要员召开了紧急御前会议。关东军分析当时形势认为，苏联开战后，一直是大兵团机械化进军，向前推进较快，这样，从地形上讲，新京很难防守。因此，关东军准备放弃新京，在从敦化到奉天一线上，狙击苏联红军，以图守住既定的所谓“东边道防线”。根据这一作战方案，秦彦三郎要求伪满皇帝溥仪迁往临江。对此，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全部军政要员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自知卖身投靠日本的傀儡政权原本没有群众基础，如果没等战事打起来，一枪一炮不放，就轻易放弃新京，那就更要丧尽人心。他们要求把新京做为不设防城。这帮汉奸卖国贼本来一心指望仰仗皇军的威力，继续稳坐宫内府的金銮宝座，哪想到刚一打仗就要撤到通化，前途

未卜。因此，他们不想走，但面对关东军的压力，溥仪等人不得不屈服，开始准备逃往通化。

八月十日，关东军才接到来自日本本土大本营的命令，命令上说：“根据帝国全面战况，以朝鲜为最后一线，必须绝对予以保卫。以满洲全土为前进阵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①这是一个让关东军感到泄气的命令，它表明大本营放弃了五月三十日拟定的《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从《要领》中提出的满洲东边道保卫计划又后退一步，改为朝鲜保卫计划。这一改变，更使关东军和满洲傀儡要员们感到惊慌不安，眼见新京不可保，越发抓紧了逃跑疏散工作。在混乱中，这帮家伙还急急不忘借机捞上一把，发笔大财。当时存在伪满中央银行的五亿元伪币被汉奸卖国贼们所窃取，把新京仅存的四吨鸦片和大量的白金、钻石等宝物劫掠一空。从十日开始，关东军用一、二等卧车编成避难列车，让他们的全部家属，带着所有的细软家什，抢先逃到朝鲜避难，接着满铁社员家属也紧跟着逃了。

就在八月十一日^②漆黑的夜晚，溥仪和汉奸大臣张景惠等人，一反过去出巡时威风凛凛的声势，象丧家之犬，偷偷摸摸溜进昏暗狭小的东长春车站集合。傀儡溥仪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坐在站长室里等待发车，将近凌晨二时许，好不容易才做好了发车准备，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抢先登车。本来他们要求每人只准带一件行李，可是山田却带了大小行李十七件，秦彦三郎拿了二十件。溥仪、张景惠等人急忙尾随其后，跟着跑到了通化大栗子。

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以古海忠之为代表的次长们

① 岛田俊彦：《关东军》。

② 此日期说法不一，有说八月十二日晚的。

留下收拾残局，汉奸于静涛（伪满勤劳部大臣）、金名世（伪满民生部大臣）、谷次亨（伪满交通部大臣）协助工作。现从四平调来担任新京地区防卫司令官的饭田祥二郎中将在拜会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时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切全不清楚……”一语泄露天机，原来这位首都新京的防卫官，竟然心中没底，不知要防卫什么和怎样进行防卫。这些过去倚仗武力、耀武扬威的殖民主义者，此时象泄了气的皮球，开始感到“在精神上似乎被抛到了没有重力的宇宙之中，……”^①曾经闪耀在日伪统治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下的菊花皇室纹章被拿掉了；而公园（即现在长春胜利公园）入口处，骑在马上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儿玉大将铜象的头部被砍掉了；仓促撤走的关东军总司令部更是一片败亡逃窜的景象，日本陆军大臣阿南唯儿的训示：“只有坚决把保卫神州的圣战进行到底，纵使茹草啖泥，卧伏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中自有活路，……”被抛在总司令部极密的电报板上，无人理睬；剩下的日本市民和一般职员，又被紧急征集为士兵，他们在新京的主要街道上，挖防坦克壕，修筑街垒，摆出准备巷战的架势，企图稳定人心。新京车站一下子挤满了日本市民和下级职员家属，他们被塞在敞篷货车里，也撤往通化。车站一片混乱，这些被关东军抛弃的日本人，背着大行李，提着东西，如潮水般涌向新京车站。恰好从八月十三日开始下雨，人们冒着倾盆大雨，挤在车站候车，站台内外，黑鸦鸦地聚集着等待疏散、焦躁不安的人群和堆积着各式大小行李，把通路都堵塞了。没有进到站台里的人们，就在大雨下淋着，他们一动不动地蹲在水坑里，惟恐一离开地方，就挨不上自己的班。孩子们的哭叫声、母亲们的呻吟声、由于过分失望而发出的呻吟声，混杂在一起，充塞站台内

^① 详见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880页。

外。到处是一片混乱……。

十四年饱尝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东北人民，开始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随地摆战场，到处搞袭击，为日暮途穷的日本军国主义布下了天罗地网。在关东军准备最后坚守的地方——通化，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事：插着太阳旗、满载鸦片的关东军军用大卡车，刚刚驶进通化城，就遭到袭击，驾驶员当场被击毙，押车的伪满总务厅参事官本来挎着日本战刀，神气活现地坐在那里，这时吓得面无人色，丢下卡车，赶紧逃命。过去只要插上太阳旗，就可以到处横冲直撞，畅行无阻，如今却成为中国人民攻击的目标。

这时，苏联红军正兵分四路，长驱直入我国东北。第一路从后贝加尔方面进攻长春和沈阳；第二路进攻承德、锦州和张家口；第三路从海参威方面进攻吉林和哈尔滨；第四路从伯力、海兰泡方面进攻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与此同时，苏联太平洋舰队在朝鲜北部以及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登岸，协同陆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行动，战斗在敌后的许多小分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如在延边的分遣小分队，支持抗联向日伪军的补给线出击，收缴溃散的日伪武装。最突出的象王法忱（王亚东）同志率领的小分队，在穆稜泉眼河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一支七百人的日军队伍，并夺取了全部武装。在松花江下游的抗联小分队，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积极参加了饶河、宝清、同江、富锦与汤原地区的作战。

东北战局进展如此神速，而日本国内却因是战还是降的问题争吵不休，负责指挥战争的大本营一直拿不出什么军事部署来。早在八月九日早晨，得知苏联对日开战并已开始向中国东北进攻的消息后，大本营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外务省的官员们公开表示：在保留皇室地位的前提下，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对此，

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军令部总长主张：“虽然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由于该公告对天皇的地位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因此，有必要对同盟国当局提出要求，望他们表明无意改变天皇地位之意。此外，还应当附有如下的三个条件：第一，进驻日本的联合国军的兵力，只限于最低数量；第二，解除日军武装，由日本自己用复员的方法进行；第三，对战犯的惩罚，由日本政府自行处理”。^① 因此，产生了分歧意见，没有确定下来。后由天皇裕仁召集御前会议进行讨论。东乡与阿南的主张针锋相对，会议开到凌晨三时，仍无头绪。最后，天皇裕仁也认为，以目前日本的军备和国力是难以取胜的，于是决定采纳外务大臣的建议。十日，接着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下列通告：“帝国政府对波茨坦公告所列的条件中，在不包含要求改变统治国家大权一事的谅解下，接受这个公告”。^② 日本的这一要求和态度由外务省通知美国，在征得美、中、英三国同意后，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回答说：“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从投降时起从属于联合国最高指挥官；日本的最后统治形态应根据民众的自由意志来决定”。^③ 这一回答，十二日传到日本，好战的日本军部和一部分政府官僚如平沼枢密院长等都认为这样一搞，占领军高居天皇之上，日本的国体不能保障，这种投降条件无法让人接受，还是继续进行战争为好。于是，陆军要人纷纷出来活动。军务局长吉积前往外务次官处，军务课长荒尾前往内阁书记官长处，陆军次官若松前往侍从武官长处，分别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同时梅津参谋长和丰田军令部总长一起见裕仁，直接向天皇陈诉了军部的反对

① 高山信武：《抗战？投降？日本大本营的苦恼》，日本《军事》杂志1977年8月号。

② 同上。

③ 远山茂树等：《昭和史》中译本第165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意见。这天下午三时，内阁开会，阿南陆相强调说：“就这个回答对维护国体来说是使人担心的，必须再发照会，取得更确切的保证”。^①东乡外相不赞成，认为“这个答复应该满意，如果再发照会，以前的和平谈判就等于一笔勾销，必然导致战争的继续”。^②结果，以铃木为首的内阁大臣多数同意阿南陆相的意见，坚持要再发照会。

在这种形势下，天皇也感到皇权危机，对接受波茨坦公告产生了动摇，举棋不定。这时，又得到新情报，表明美国国务卿代表美、英、中三国的回答，实际上等于默认了日本的要求。这促使天皇最后下了决心，马上于十三日召开皇族会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投降，并让三笠宫、木户等内臣对以阿南为首的军部，特别是陆军方面人士做说服工作。接着，九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直到下午三时，持续了六个小时，又连续从下午四时开始召集内阁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阿南仍主张再向同盟国发照会，但因天皇的意向坚决，整个会议气氛不趋向于再发照会，阿南孤掌难鸣，十分苦恼。晚上八点左右，以荒尾军务课长为头子的少壮派，找阿南谋求使用武力软禁主和派的办法，阿南眼见大势已去，反对他们动用武力，命令保留这一计划。十四日上午十时半，为躲避美国 B29 型飞机轰炸，于皇宫防空洞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参加者有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人员及全部阁僚，正式下达了天皇裕仁关于结束战争进行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当晚，从七时二十分开始，又用一个小时，再度举行内阁会议，议定天皇颁布的停战诏书文稿，并由阁僚们一一签字通过，准备由裕仁于十五

① 高山信武：《抗战？投降？日本大本营的苦恼》，日本《军事》杂志1977年8月号。

② 同上。

日中午亲自向全国播送。这时，以“帝国皇军战魂”相标榜的军务局青年将校们，在这议和的最后时刻，感到羞愧难忍，以畑中、椎崎为首的少壮派和近卫师团一部分幕僚合谋，于十五日拂晓，杀害了近卫师团长，冲进皇宫，企图夺取裕仁广播讲话的录音盘，结果遭到制裁，没有得逞。这一消息在军部其它局一经传开，群情哗然，也相继发生一些动摇与混乱的事情。不过，这一切消息对外却封锁得死死的。就是和大本营有直接联系的日本关东军，也象装在闷葫芦里一样，不知底细，徒作最后的挣扎。

战争仍在进行，关东军司令部自做主张，还在做战斗部署。十三日下午，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被找去，由原善四郎参谋代表关东军司令部要求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的伪满洲国负责官吏，要马上赶赴通化，并且说，不到通化最后集合，会打乱关东军的军事部署。他还声称，日本陆军一定要战斗到底。武部六藏总务长官决定十四日晚十时，留下来的日、满负责官吏集合赴通化。十四日晚八时，满洲国通讯社收到特大新闻稿。即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讲话全文。这消息有如晴天霹雳，立时把前来集合准备去通化的人们惊住了，先是令人窒息的沉默，接着就是一场骚乱，有歇斯底里大声哭叫的，有象输红了眼的赌徒赌咒继续抵抗的，有故作镇静提出卷土重来方案的，也有明智一点的表示应正视现实实际考虑今后应该怎么办。各种不同主张、看法和态度争持不下，平时森严无声的总务长官室，一时之间竟充满了疯狂与绝望的嚎叫。这场神经大发作之后，这帮伪满洲国的达官要人，一扫过去目空一切的高傲态度，一个个悄悄地溜回家去了。

也还有的人死抱着军国主义的幽灵不放，故作姿态。建国大学副总长预备役陆军中将尾高龟山跑来说：“我要带领建大的学生继续坚持抵抗，给我三十万元！”满洲国总务厅当即付了款，但一天以后他又说：“不干了！”悄悄地把钱退回来了。从地方上集中来的

十几名副县长这时聚集在大同学院井上忠也的家里，更是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为了我们的卷土重来，总务厅一定要出军费。”但没几天，连一个人影也不见了。

与此同时，在关东军总司令部，这帮黷武主义者也演了最后一出闹剧。八月十五日中午，天皇裕仁亲自宣读了“停战诏书”，他说：“朕已令帝国政府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即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听到这里，挤在收音机前的日本军人和官吏不禁恸哭起来，好象丢了魂似的，什么也做不下去，只是到处乱打转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于八月十四日夜接到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的电报，电文中指示：在没有接到其它命令前，还继续执行以前的命令。虽然天皇通过广播，已宣布停战投降，但是大本营关于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还迟迟不见下达。因此，关东军总司令部决定召开幕僚会议，研究今后应采取的措施。十六日^①半夜，关东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以山田乙三、秦彦三郎为首的大部分幕僚、参谋们都来了。他们聚集在作战室里，由草地卓吉参谋主持。会议一片骚乱，有的眼见大势已去，放声大哭，有的主张要做最后的较量，寻找有利时机再停战，借以暂时维护关东军的声誉；有的要重整旗鼓，发扬大和魂精神，抵抗到底。最后，参谋长秦彦三郎流着泪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我们做为一个军人，除服从陛下命令外，再没有别的忠节之道。不服从的，将永远被人们看作乱臣贼子。至死要坚持抵抗的人，应该先把我们的头砍掉，然后再走！”^②恪守军人敕论，对天皇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的观念牢牢束缚着每个日本军人的头脑，因此，秦彦三郎的话立时使会场安静下来了，只听到一片呜咽

① 关于这个日期，各书记述不尽相同。榎本揆三所著《关东军》和最近出版的《全史关东军》均主张16日，这与17日大本营下停战令相衔接，故取榎说。

② 参见岛田俊彦《关东军》及《秘录大东亚战史·终战篇》。

声。接着，一直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的山田乙三，做出了所谓“拥戴圣旨”的决定，他还要求各部队尽快做好结束战争的各项事宜。这个决定关东军命运的会议开到半夜结束。十七日拂晓，大本营命令关东军总司令官立即停止战斗行动，但在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之前，遇到敌人进攻，不得已时，可采取自卫行动，停止战斗行动后，立即向大本营报告时间。接着陆军中佐竹田恒德亲王做为天皇的特使专程前来传达关于停战的圣旨。

关东军投降，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必然随之垮台。武部六藏等人仍不忘其主宰者的身份，继续导演完了这出傀儡戏。他们让躲在大栗子的伪满皇帝溥仪颁发所谓“退位诏书”，事先在长春起草，拿到大栗子通过。十七日晚上，在大栗子矿山公司食堂里召开了伪满洲国紧急参议府会议。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汉奸，坐在从四处找来的破凳子上，个个面无人色，连张嘴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室内笼罩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抚然失望的沉闷空气。沉默了半天，总算通过了诏书，并做出了一项决议，决定连夜（十八日凌晨）举行伪满皇帝退位仪式。溥仪直到这最后一刻，还照旧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他脸色发青，仅用两分钟就读完了日本人给他拟的伪满洲国的“送葬词”——“退位诏书”，含着泪和伪满大臣们一一握手，这群一直追随溥仪左右的满洲国重臣们，表面上一时还装出十分悲戚的样子，等皇帝一转身，他们立即做鸟兽散，携带自己的全部细软家当，竞相逃命。一时之间，狭窄的大栗子沟火车站被挤个水泄不通。

被抛下的溥仪，由于自身难保，只好就地烧掉了从长春捧持来的清朝祖先牌位。昔日这些被视为至尊无上的“圣物”，现在却变成一堆木炭灰。这位末代皇帝开始自食其果，他落得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过着草木皆兵、疑惧交并的生活。关东军放在他身边的那位“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还不甘心放弃他的职责，想继

续把溥仪挟持到日本，作战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殉葬品。直到这时溥仪仍无勇气和能力摆脱日本人对他的控制，他身边的伪禁卫队已被日本宪兵代替，全副武装“守候”在溥仪身边。见此情景，溥仪只好同意去日本亡命。这时关东军已指令傀儡政权把三亿日元的巨款汇往日本，充做溥仪逃日本后的生活费用，并由关东军负责联系。大本营开始拒绝说，由于战败投降，国内十分混乱，很难保证安全，不好接受。关东军再次提出要求，坚持要把溥仪弄回国去，最后回电答复，可以到京都的“都城”饭店去栖身。^①一心要保命的溥仪要求日本人能保证他的安全，他试探地问：“我到了日本以后怎么样？”吉冈安直的回答是冷冷的：“你到日本，生命可也没有绝对保证。”^②溥仪听后心中没底，显出六神无主的样子，吉冈却拿出法西斯军官派头，命令溥仪：“挺起腰板来，挺起了腰板走！”溥仪无奈，还是选择了去日本的退路。

溥仪抛下了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和几个妹妹，以及跟随多年的老乳母，在日本宪兵的监护下，有“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陪伴，还有弟弟溥杰、三个侄子、两个妹夫、一个医生、一个佣人等随行，坐火车到通化，分乘三架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换乘大飞机直飞日本。

溥仪到沈阳机场刚下飞机，在机场休息室正稍事休息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一架接一架地着了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军空降部队纷纷从飞机上下来，不久便解除了机场上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溥仪也被缴械，做了苏军的俘虏。

张景惠等人逃回长春后，还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积极筹划成立治安维持会，由张景惠出任会长。他们奴性不改，还继续恳请日本主子参加指导。日本关东军当局也想做最后挣扎，不以武

① 《秘录大东亚战史·满洲篇》。

② 潘际坤著：《宋代皇帝传奇》。

力较量，也要做政治角逐，居然同意汉奸们的请求，派出武部总务长官和三宅中央本部长参加了维持会。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从边境压进来。后贝加尔方面苏军首先占领满洲里和扎赉诺尔，越过大兴安岭，向中国东北的中南部进攻，八月二十日占领长春、沈阳和哈尔滨，二十二日占领旅顺、大连。第二路于八月十九日占领承德和张北（张家口以北地区）。海参威方面苏军突破虎林、密山、东宁、琿春一带关东军的防区，八月二十日推进吉林、哈尔滨。第四路军占领佳木斯、嫩江等地。为配合苏联红军，与东北抗联会合，冀热辽八路军沿着北宁路向东北挺进。东北抗日联军就地摧毁伪政权，恢复地方党组织工作，更积极进行军事清剿，截至十月十五日以前，收缴和搜查日俘武器约计步枪近六万支，轻机枪两千余挺，重机枪八百余挺，掷弹筒五万余个，迫击炮二十余门，弹药一千二百余万发。^①

伪满洲国在人民欢庆民族解放的鞭炮锣鼓声中，彻底垮台了。



战犯在沈阳的特别军事法庭上受审

^①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